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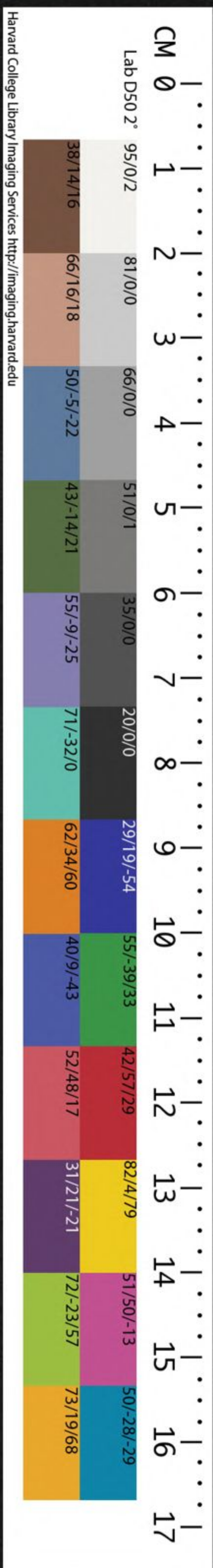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 2512/2543 B

通鑑綱目

四十二

四十二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香齋藏

起丁酉唐中宗嗣聖十四年
凡十七年
盡癸丑唐玄宗開元元年

十四年 周武氏神 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總管

王孝傑與契丹戰敗死武攸宜不敢進

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突厥默啜請為其女求婚太后遣閻知微田歸道
冊拜默啜為遷善可汗知微見默啜舞蹈歸道長
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
之但留不遣初唐處突厥降者於豐勝靈夏朔代
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
繪帛農器鐵姚璠楊再思請給之鳳閣侍郎李嶠
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
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萬

制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
默啜由是益疆歸道得還與知微爭論於太后前
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
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質實 李嶠贊皇人揚州人

夏四月周鑄九鼎成

九鼎成置通大宮豫州鼎高大八尺受千八百石
餘州高大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圖山川物產於其
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令宰相諸
王帥宿衛兵十餘萬人自文武門曳入

書法

三年書鑄大儀矣八年書鑄天拒矣於是
復書鑄九鼎焉終綱目書鑄六詳新莽天
鳳四年而居其
三亦泰甚矣哉

周以王及善為內史

王及善也致仕會契丹作亂起為滑州刺史太后
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

后曰外州未事此為根
本卿不可出留為內史

質實

王及善
邯鄲人

周遣武懿宗妻師德擊契丹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

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
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
酷吏羅告
集覽 綠珠晉石崇有妓妾名綠珠孫秀
族誅之求之弗得乃勸趙王倫誅崇綠珠
遂自投于
樓下死之

發明

喬知之族誅而綱目止以殺書者何哉知
之溺一愛妾遂至淪陷其族故綱目末減
偽周之罪蓋恕周所
以惡喬也其旨微矣

周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倚勢貪浮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
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
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
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
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
奏上二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
必動搖朝廷吉頤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
賄如山冤冤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
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
臣仇家爭噉其肉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
席矣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
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
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遠俊臣

集覽

南北牙唐分宰

南牙宦寺為北

質實

石勒武鄉人有豪志因晉亂起兵割據都襄國自稱趙王

書法

武氏殺人多矣日求微書房遺愛以後四十四年無書伏誅者武氏所殺多非罪也

於是始書來俊臣後書閻知微俊臣誅商善
人知微受虜偽號皆大罪人也故特書誅
發明武氏殺人多矣獨俊臣死得其罪故以伏
臣同死綱目何以略而不書曰武氏亂唐大夫
士稍知愛重者必有以自處其身奚至駢首受
戮故綱目於武氏殺戮之事或書或不書其書
之者所以著武氏之惡其不書者所以示不滿
時人之意此固書法之深
旨君子所當加察者也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冀州懼而南遁契
丹遂屠趙州孫萬榮於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
老弱婦女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襲其新城三
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遂大
潰奴斬其首以降
餘眾降於突厥

周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

周遣武懿宗等安撫河北

武攸宜自幽州凱旋制以契丹初平命武懿宗妻
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
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左袒真三求禮廷折之曰
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以求生而已豈有叛
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
又欲移罪於草野註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
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
儉亦曰此皆曾從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實實 **禮** **許**

州人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
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外問皆自承服朕不

復疑今自興後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
不有冤邪復官侍郎魏元忠對曰比來坐謀反死
者率皆與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
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
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
多為魏元忠訟冤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仁傑上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
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
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今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
家盡蕪之矣若復遷功絕域不務安人此秦皇漢
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類歲出師
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
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
患不淺昨貞觀中克平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
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戍人服之役此近日之
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辭焉羅季之四鎮繼

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
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
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年候聚資
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
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如此
數年可使三虜不擊而服矣時蜀州每歲遣兵戍
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
姚州荒外自以為州未嘗得其益布之稅甲兵之
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州屬金地臣
竊為國家惜之請并盧南諸鎮一切廢省置關瀘
北非奉使者無得交
集覽 蜀州刺史張柬之
通往來疏奏不納
集覽 蜀州刺史張柬之
繼往絕
質實 言自接待以來見滄海三為桑田
可汗
東之襄陽人一統志云姚州本滇國地漢初為弄
棟縣屬益州郡東漢改為楛棟縣屬蜀漢屬雲南郡
唐麟德初置姚州都督府以其民多姓姚故名天
寶中南詔蒙氏改為弄棟府宋符跋氏改為姚州

元立統矢千戶所至元中復改置姚州屬大理路
天曆間陞為姚安路 本朝初改路為府後又改
姚安軍民府
隸雲南道

書法 仁傑進用列書周以桓辭也此其不書周
有請行宮之召綱目於其始相特不書周所以
表其為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
事不書周惟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皆心乎
唐者也他日帝既在東都周之復為唐已決則
書周以狄仁傑
兼納言無嫌矣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負外
官數千人

十五年 周武氏聖 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秋仁禁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擲風沐雨親肩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向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頃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籠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項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問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者詣行在承嗣快

快遂發病死胡氏曰歸廬陵王秋仁傑雖自言之太后未許也及項為二張謀太后意乃定然則項功為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仁傑而不論之項何也人臣建策効計當原其心誠為國抑策雖不就君子不與也公情忠惟漢唐室是念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公情忠惟漢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項之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况集覽百官志控鶴府有監有公之請已在承嗣前乎承及主簿錄事等監三品嗣聖十七年改為奉宸府

書法

前書禁神都外城矣此其復稱東都何正名也神都武氏所改既書周則雖書神都

可也

今帝既還反正有曰黜偽號而復舊名所以正始也一字之謹嚴如此哉

發明

綱目之於褒貶有坦然而明白者有微詞實義寓於其中者武氏未改國號以前凡用

人皆善太后自改號後皆善周然去年狄仁傑
同平章事獨不書周何也蓋廬陵之歸自仁傑
為相之後從容進說切而不迫卒能感悟武氏
遂有後還唐社稷之意故綱目於此先書以仁
傑平章事不繫之周則明其本志為唐非武氏
得而臣之繼書帝還東都字於其下則見復唐
之蹟原於仁傑為相之後此其微詞與義寓於
其中要在後人深求而得之者也不然仁傑他
時進用皆書曰周何獨於此而不書周哉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媯檀等州

初太后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
啜女為妻復遣閻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鳳閣
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
者由是忤旨出刺台州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
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耶我突厥世受李氏
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

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
兵寇媯檀等州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器行
濫帛疎惡且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姑門
戶不敵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河北
諸州聞之爭發民脩城衛州刺史敬暉曰吾聞金
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罷使歸田
百姓**集覽**器行濫器物不牢而濫惡也先曾給與
大悅**集覽**農器三千事今故云唐韓琬傳器不行
竊音義曰不牢**晉實**媯檀等州媯注見晉懷帝求
曰行苦惡曰竊**嘉**五年廣甯檀本秦漢時漁
陽郡地後魏置密雲郡領白檀要陽密雲三縣兼
置安州北齊廢郡以二縣併入密雲縣後周改安
州曰玄州隋初置檀州後改為安樂郡唐初復置
檀州遼為武威軍宋號橫山郡金復改檀州元仍
舊本朝初改為密雲縣屬
順天府敬暉絳州平陽人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
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是繼神矣
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
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肺醢以適口
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
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
也 **集覽** 是繼初奚左傳襄三年晉中軍尉初奚請
老晉侯問嗣焉初奚舉其子初午以自代
吾子謂初奚於是能舉善矣立其子不為比今狄
仁傑舉其子光嗣而稱職是繼初奚不其之美
矣參朮本草人參味甘微寒微溫丹參沙參皆味
苦微寒苦參味苦寒玄參味苦鹹微寒爾雅木山
薊注木一名山薊今木似薊而生 **晉實** 一統志云
山中白木味苦甘温蒼木味苦甘 **晉實** 初奚晉人
悼公時為中軍尉請老公問代之者稱解狐其讎
也狐卒又問對曰臣之子午也可羊舌肸死公問
孰可代之者對曰赤也可於是使初午為中軍尉
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奚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平之
公立起奚為公族大夫

周以武攸寧向三品

九月突厥陷趙州周刺史高敷死之

默啜圍趙州長史唐敏若翻城應之刺史高敷與
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詰默啜發以金獅子帶
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敷顧其妻曰
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虜乃殺
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 **集覽** 唐般若唐姓也名
般冬官尚書謚曰節 **實** 高敷京兆萬年人
實 高敷京兆萬年人 **實** 高敷京兆萬年人
書法 許欽明不書周不以周之臣累之也高敷
帝在東都則周之為唐
決矣雖書周無嫌也

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

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
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
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
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
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
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與隨之不及
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
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之心

書法

皇太子何帝矣而為太子非所以著書以為皇

辭恒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
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摸稜摸捺捫撮也稜盧登反四方木摸之可左可
右僉載曰味道為相或問其變和之道無答但以
手摸床稜

冬十月周以武懿宗武攸歸領屯兵

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
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上不妄此為
大事諸為突厥契用脅從之人者是計逼情危且
圖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聚情恐
懼懲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
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
悉運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之備郵驛以濟旋師
自食疏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

遂安胡氏曰陳子昂諫說武氏其論亦美而或者
議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也秋公不幾與
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
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
狄公所為懇懇恐有姓虛
弊根本動搖為唐計耳

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

周閻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復官侍郎

默啜縱知微使還太后命礫於大津橋南使百官
共射之夷其三族羅歸道為復官侍郎甚見親愛
集覽礫正義音貯格反索隱曰礫與礫同古今字
耳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王

書法 且嘗為皇嗣矣於是廢之則不書廢何不
予武氏之立之也故且終始書豫王自皇
帝廢為皇嗣書以自皇
嗣廢為相王亦書以

周置控鶴監

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
道李迥秀薛稷負半千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
請罷之遂
集覽 負半千負王問
姓也名半千
薛稷汾陰人道衡曾孫
負半千齊州金郎人

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周貶宗楚客為播

州司馬

加
十六年 周武氏聖 春正月帝在東宮

二月周遣使橋少室山

太后不豫追給事中閻朝隱橋少室山朝隱自

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厚賞之

禮天子以犧牛江犧純毛也左傳僖二十一年

吐蕃贊婆弓仁降周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

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

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岩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

部千餘人欽陵子弓仁以所統七千帳來降

書法 突厥默啜遣使請降不書周不為國詳也此其書降周何帝在東宮則周之為唐也

決矣雖書降周無嫌也

帝及武攸暨等並早明堂

太后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

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於明堂銘之

鐵券漢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注謂以鐵錐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

明宗問趙鳳曰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

為言太后不悅謂及善曰解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太后不許以為左相罷政事

周納言妻師德卒考證

當分註蓋曰貞○謹按武氏

然能引薦忠賢卒成匡復之功者惟狄仁傑一人耳然而薦仁傑者妻師德也况師德寬厚清慎或德長者卒謚曰貞非虛美之稱故當註其謚云

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喪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妻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重之

周以武三思為內史

河溢

漂千餘家

周以常嗣立為鳳閣舍人

太后稱制以來學校始廢酷吏所誣親友流離未獲原宥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地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至如仁傑元忠枉遭按鞠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臣恐屬之負寃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君之在德非陛下之憂也母王氏遇承慶甚悲每欲承慶嗣立必解衣請

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為稍寬承慶為鳳閣舍人

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今太后召使代之

覽漢刑法志菹其骨肉於市注菹謂醢也戰國策

不避菹醢之誅注高誘曰言到

斷之如此耳萊蕪縣名屬泰山

一統志云萊蕪漢之縣名屬泰山郡本春秋時夾

谷地魏移治羸縣隋屬魯郡唐屬淄州尋省入博

城縣後復置屬兗州宋初因之後又增置萊蕪監

金廢監以縣屬泰安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

濟南府

突厥默啜以其子副俱為小可汗

默啜立其弟吐悉忽為右廂察骨篤祿子默知為左廂察各主兵一萬餘人其子副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

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固尉

太后以頊有幹略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須

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岸辯口懿宗

短小偃偃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

頊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

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為宮文進言

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文進言

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杖朕之

志今日卿豈足汗朕老骨邪頊曰得召見涕泣言曰

佳覽 魏岸

臣求弟日卿豈足汗朕老骨邪頊曰得召見涕泣言曰

泥有爭乎曰有爭矣頊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

有爭乎曰有爭矣頊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

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

之使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

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銜求入供奉醜慢無耻臣職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掌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

集覽 三教珠英書集名王子晉餘人悉留注官

太后晉**媒銜**說文媒謀也謀合二姓銜自銜也音縣廣韻注自銜醫自媒也

質實 朱敬則毫

州人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釋梨每陷陳如鷓入鳥群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擊

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號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若無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獻俘含樞殿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集覽 繩索注見十三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於洪源

吐蕃將麴芬布支寇涼州圍昌松唐休璟與戰於洪源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芬布支新為將下習軍事請為諸君破之乃披

集覽 諸論王崇曰甲先臨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

言姓其王族皆曰尚論官族皆曰尚

周遣大像

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
伏仁傑上疏諫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
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
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
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
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
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哉太后曰集覽伽藍求
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僧伽藍摩或曰僧伽羅摩猶中華言眾團團者生
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栴道木聖果之義或云
毗阿羅此云遊止處也釋氏要覽利音與察同梵
語利中華言竿即播柱也僧韻泮僧寺也縑木縑
吊黑也浮屠所服
袈裟壞色衣也

書法 先是嘗作大像貯天堂矣天堂既火於是
復造前作大像不書此其書何為仁傑之
諫書也後書復作為李嶠之諫書也綱目嘉二
子故書罷役亦書之終綱目書作大像三

魏主宗 是乍
一十七 年

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考異** **考證** 當去文惠
二字分註

謚文惠。謹按狄仁傑仕偽周為內史曲盡忠誠迎
中宗還宮授討五王反正唐宰相卒于周贈文昌右相
齊宗贈司空玄宗追封梁公綱目書曰司空梁公狄
仁傑卒九綱目書武后時事各冠以周號雖如妻
師德卒猶不免也獨仁傑不加周號者明其心在唐
室不曰文昌右相而曰司空梁公明其忠於唐室褒
之也褒之所以示勸也綱目平易中
有精深處故曰非朱子其誰能悟之
太后信重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
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常從太后遊幸
遇風中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鞵而繫
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

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
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
才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
薦柬之上未用也太後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
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
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
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
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
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

質實 桓彥範

書法

仁傑自帝還東都以來拜官書周已屢矣
無嫌也其卒也復不書周何著仁傑之始
終為唐也是故大臣卒不書謚自裴行儉一書
之於是再見大臣卒書本官惟仁傑官書中宗
所贈爵書睿宗所封所以殊仁傑於諸臣也此
綱目之特筆也一人而已矣唐臣卒具官爵姓
謚者五人仁傑半唱李晟馬燧裴
度具號官爵謚者一人郭子儀

發明

妻師德之卒綱目以周納言書之雖貝其
官然固不免為周之臣也狄仁傑之卒書
爵書謚而不繫之周則仁傑雖事武氏固唐之
臣爾夫武氏廢唐人神共憤仁傑蒙耻奮忠每
以母子之說感悟武氏武氏亦信重其說而從
之紆徐不迫卒復唐緒故綱目於此特筆起義
以著仁傑始終為唐之意為天下後世不忘本
朝者之勸也雖然仁傑不繫之周是矣胡為亦
不繫之唐哉曰是時武氏雖僭位號然天下實
唐之天下故不必繫之唐而已知其為唐此又
綱目書法之意也或曰武氏殺賢士大夫多矣
奚獨於仁傑信重若此曰狄公一念在唐發於
精誠惓惓靡其所以為武氏言者不出諸此
故武氏亦以誠相感初非有奇謀異說行乎其
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不誠無物至誠未
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其狄公之謂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發明

武氏自六年十一月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年間前史皆從其說每歲十一月至是凡十一年間前史皆從其說每歲十一月至是歲首以為正月繼書臘月一月然綱目止用夏正記月初木嘗為之改易今此雖書周復以正月為歲首其實歲首固已自用正月不待是年而後復凡此皆年絕武氏不予其改易唐家之正朔也然則身為書周曰書周所以著其廢唐之罪明其自絕於唐爾若記年則用嗣聖而正朔止用唐舊此則綱目自立義例取法春秋之義不以其私目改作而遂從之者也故曰綱目之為綱目非君子莫能略之

周以高安石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質

實

韋安石杜陵人孝寬曾孫

十二月周開屠禁

鳳閣舍人崔融言割烹弋獵者之典禮苟順月令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矣遂開屠禁祠祭用牲牢

故如

十八年

周武氏大足元

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太后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授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餘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陛下極亦何異陛下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傳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疏

實

實實邑漢之縣名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
奔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陝口置和戎
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
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
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
是一縑羅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
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
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東南六百四十二里本漢武威郡城唐築和我城
宋因之元為古浪城立巡檢司屬來昌路本朝
正統中改置古浪守禦千戶所仍屬焉白亭軍
亭木海名在陝西涼州衛東北境唐郭元振置軍
於此故名
白亭軍

十九年 周武王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
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
追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
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哉今天意人事還歸李家
陛下雖安天位殊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
惜一朝之命而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
質實 神堯文武唐高祖謚為神堯
皇帝太宗謚為文武皇帝

周設武舉 ○突厥寇鹽夏遂寇并州周遣薛季昶張

仁愿禦之 質實 張仁愿 下邳人

秋八月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

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太子相王太平公主
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乃賜爵鄴國公
書法 書譏私也漢世初賜爵止左庶長至宣帝
以後賜爵皆侯矣入唐以來自贈武士護

外未嘗書賜爵唐書賜爵始此而得昌宗封爵
之輕甚矣哉唐世書賜爵十五昌宗李多祚等
敬暉等牛仙客李林甫等安祿山李光弼等僕
固懷恩郭子儀李元忠等肅宗李愬裴度李德
裕楊行密天寶以前自李多祚敬暉外皆
濫授也至德以後自楊行密外其庶幾乎

九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書法 宋文丁卯梁武已巳唐開元十七年日食
亦皆不盡如鉤矣不書此何以書為武氏
書也武氏以陰侵陽且極矣故次年而日食之
既終綱目書日食不盡如鉤二是年天寶十三

吐蕃遣使求和

宴吐蕃使者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
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宴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共
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休璟練習邊
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

集覽 碣石此非北

書法 九書求和始此

四敵國不與焉

冬十月吐蕃寇茂州都督

陳大慈與戰破之

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

按雪寃獄

監察御史魏靖上疏
以極法乞詳覆俊
乃命蘇頌按覆由
是雪寃者甚衆

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
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
雪寃除也洗雪而免罪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

監察御史

之子

侍御史張循憲為
侍吏曰此有佳客
張嘉貞有異才循
分莫不洗然循憲
后善之循憲其言
后曰朕寧無一官
即拜監祭御史擢
司勳郎中賞其得

二十年 周武氏長春

突厥請以女妻太
遣使來謝宴於宿
疏曰今五品以上
詐妄內出龜合然
皆用上契此誠重
應預朝參直和文
太子非胡望朝參
請降手教及臣等

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
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
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
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
負所為且請以已官授
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
憲 實實 蒲州虞
也 實實 鄉人

一月帝在東宮

丁之子許之遣武廷秀還
所喜太子預馬官尹崔神慶
所以佩龜者為別敷徵召
侯應命况太子國本古來
頂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
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
應別召者 實實 神慶東武
太后然之 實實 人義玄次子

三月朔日食○夏閏

四月周改文昌臺為中臺○六

月寧州大水

秋七月周以唐休璟

回三品

時突騎施酋長烏
道絕太后命休璟
州請兵應接程期
晚時西突厥斛瑟
本隸斛瑟羅能撫
後攻陷碎葉徙其
入朝不致復還烏
質勒悉併其地
騎施本號西陵突
國名或曰突厥中
有碎葉城

九月朔日食既

負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
其行之後十餘日安西諸
如休景所畫太后曰恨用
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實
象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
帳居之斛瑟羅部眾離散
實實 突騎施西突厥
實實 突騎施西突厥

胡氏曰呂后末年日
 幾而卒武后至是日
 之精人君之表今乃
 則陰慝長理固然也
 奄唐虞之舊域頌正
 燄所感上致日星之
 外荒昧之地也
 詳見淮南子

書法

食既大變也
 九月又食之既
 武氏之陰沴已極極則反

矣後二年而武氏即
 書食既十有二月未
 無應者也詳漢惠七

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初元忠為洛州長史
 段之及為相太后徵以
 問宰相誰堪雍州者
 期何知元忠曰昌期少
 忠必辭李相對太后曰
 年不閑史事卿在岐州

口逃亡且盡不如季相太后
 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
 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
 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
 微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
 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
 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
 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閣
 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
 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
 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
 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
 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
 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
 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
 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
 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
 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
 宜并繫治之也日更引

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
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
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恚怒皆以為陛下委信姦究
開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解於私室方今賦役煩
重百姓凋弊重以謗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
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
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
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
中侍御史王後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
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復俱乎駿曰魏公
以忠獲罪駿為義所激頓沛無恨環歡曰景不能
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
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
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鞠之懷素曰昔樂布
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
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太后意解太后嘗命
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環欲
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環

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果
謂環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環曰以官言之正當為
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諫揚時自武
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環獨不為之禮諸張
積怒嘗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胡氏曰宋
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謂賢矣聞宋
環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認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
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逢生麻中勢不得
不有耳苟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君子所以
豈將位既高不得親志良以自助邪君所以貴
乎三益集覽張說讀曰悅恚恚字本作怵與句兌
之夜也集覽通漢高本紀天下一句兌翟方進傳羣
下兌兌孫奕示兒編曰案皆當作上聲讀說文擾
恐貌高要注見梁武帝大清二年駿祖峻反中傷
中害之也質實張廷珪洛陽人宋璟刑州南和人
藏器之子青史夏張曰史者紀事之籍謂之青者
蓋古人以火灸簡令汁出取青易書故其簡謂之

青簡而史亦謂之青中王駿滄州景城人馬懷素
冊徒人樂布奏事彭越頭下事在漢高帝十一年

周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

始安獠反攻隋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
則無懷古有文武才以為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
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
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志信可通神明而况人
乎遂詰其營賊眾
質實裴懷古壽
州壽春人
大喜嶺外悉定

周遣使以六條察州縣

吐蕃贊普器弩悉弄死

考異提提要死
誤作卒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器弩悉弄擊之卒於軍中諸
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隨贊生七年矣

二十一年

周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周以阿史

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

周作興泰宮

武三思建議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
山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
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犯忤為戾致陛下不知
百姓失業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
下皆知陛下不從
質實一統志云興泰宮在河南
而愛人也不從
安四年所建萬安山在河南府城東南四十一里
又名大石山北接登封縣盧藏用幽州范陽人

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

敬則為相以用人為
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三月周以韋嗣立等為諸州刺史

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
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
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
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
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郎
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
校刺史其後政迹可稱者唯常

集覽

反玷辱也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
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
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極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
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
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
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

意太后為之罷
役召見賞慰之

周以天官侍郎崔玄暉同平章事

周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

初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夏官尚書元崇上言
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
乃改春官尚書同三品如故元崇字元之

集覽

姓虜復

質實

姚崇陝州陝石人懿之子

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
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
欣然翦紙帖中反披紫袍為高麗舞坐大笑時
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

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周貶戴令言為長社令

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賊下獄命左右臺共鞠之教以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鞠御史大夫李承善中丞桓彥範奏同休兄弟賊共四千餘緡昌宗法應免官昌宗訴有功無罪太后問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是狐賦以譏且思出為長社令

周以韋安石為揚州長史唐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璟幽營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語必將為亂毀下宜備之

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

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書法

自革命以來凡封拜皆書周以恒辭也此其不書周何柬之之心乎唐者也自柬之相而帝有復位之書矣細目於其同平章事不書周所以表其為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惟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

周以岑羲為天官自外郎

太后命宰相選郎吏韋嗣立薦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由是諸緣

坐者始得進用集覽長倩為累累力偽反事相緣及也長太子被誅質實人云義鄧州棘陽故云為累質實人云義鄧州棘陽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玄暉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揚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承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亦不聽事救璟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

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景庭立而按之其事未畢太后特赦救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胡氏曰太后不以內嬖之私屈外庭之議肯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困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臨集覽飛書如語天下其雄才大略殆與孝武等矣集覽飛書如語書者漢書注不知所質實李邕江夏人善之子集覽從來也昇皮變反

漢文聽甲屠嘉困鄧通
事在漢文帝後二年

書法 周勃書下其獄既而赦之釋無罪之辭也
昌宗書其下獄既而赦之失有罪之辭也
綱目下獄書既而
赦之二詳漢文四

周以陽嶠為右臺侍御史

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
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
欲所不欲者木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
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集覽 搏擊
御史之職出討奸猾
如鷹鷂之搏擊鳥雀
質實 袁恕已滄
州東光人

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

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
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
已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今大帝之
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
子為一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
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
之與羽林長史楊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
太后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
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
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
以其黨武攸亶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
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
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
可也特許之太十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
太子許之柬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
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
內有郎正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

昌宗於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
 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
 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
 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
 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
 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
 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
 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等
 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
 房融崔神慶蔡瓘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
 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
 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其
 為周興等所社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
 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
 公主皇族皆復屬籍叙官爵其為
 太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
 為南司故稱南牙宦寺為北司故稱北門天津南
 天津在龍門山之西北天津南謂在天津橋南

質實 揚元琰號
 州閩鄉人

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
 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
 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
 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
 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勳
 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
 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
 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
 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是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
 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
 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
 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
 於唐東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從容傳
 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

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
 異乎此邪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觀其說武氏之
 言固不肯以血食始之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
 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弑武氏未嘗弑也此而後
 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
 絕况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
 君者邪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

集覽 毒病四海之人言禍所及遠也文姜預弑魯桓
 姜魯桓公夫人桓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
 之而使公子彭生拉公幹而殺之哀姜預弑二君
 哀姜魯莊公夫人也莊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
 牙對曰慶父封間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後莊
 公薨于般即位慶父使人弑之魯人立閔公後年
 慶父恨不得立又使人弑閔公閔公哀姜之姊叔
 姜之子也慶父通於哀姜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
 之何休曰為淫二叔殺二嗣子聖人例以孫書例

謂春秋凡例也莊元年經曰夫人孫于齊過人
 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
 讓而去孫亦作遜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遜也注
 孫道也穀梁傳曰孫之為言猶遜也諱奔也注孫
 孫道而去閔二年經曰夫人姜氏孫于邾注哀姜
 外淫故孫稱姜公羊傳作夫人姜氏孫于邾婁若
 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文姜哀姜與聞弑君之後
 史筆略不及之視二人如往而不歸者是所以深
 絕之

正誤 文姜哀姜今按文姜孫齊之後春秋書
 也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又享于祝丘又
 如齊師又會于防又會于穀又如齊又再如莒又
 書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文姜凡十見哀姜孫邾
 之後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書夫人姜氏
 之喪至自齊書葬我小君哀姜凡三見集覽謂與
 弑之後史筆畧不及之非也然哀姜與弑二君云
 而不返春秋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宜也文姜與弑
 桓公之後即歸于魯亦書夫人孫于齊一例皆以
 孫書何也其罪已極雖即歸魯若其去而不返以

深絕之也

書法

武氏自臨朝稱太后既革命則削稱武氏絕之於唐廟也上書討武氏之亂綱目固已正名其罪矣此其復書太后何罪唐朝之君臣也太后絕唐宗廟罪莫大焉中宗知有母而不知有祖大臣知守常而不知斷義從其恒稱所以深譏之也而復號曰皇帝焉又甚矣故綱目雖書號曰則天大聖皇帝而其崩其葬則從其恒稱然則書遷太后何太后得罪宗廟固不

發明

綱目自七年改國號周之後不書太后止廢為庶人是以以上書姓氏爾今此上書張柬之等討武氏之亂而下書遷太后號曰則天大聖

逆辭也漢闔太后唐武太后皆罪辭也

皇帝夫所謂太后者即武氏也既討其亂又尊其號可乎綱目於此深恨唐室諸臣不能舉正其罪而黜之故備載胡氏之言於下以明武氏當廢之罪爾况皇帝者有天下稱焉可加之於已廢之婦人乎直筆書之其義見矣可勝嘆哉可勝惜哉

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中敬暉桓彥

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事故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去君為玄元皇帝范氏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史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齊魯春秋之法則

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不得為無罪
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下與韋玄貞不沒其實所以
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
宗也其曰以天下與韋玄貞乃特拒讓之忿辭
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
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
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
故匡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
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集覽

董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書法

此書復國號曰唐世史書革去周號何武

出其智力哉因唐之勢耳彼其革去唐號而稱
曰周特見於稱呼施之文移焉耳人心天意之
在唐者固未嘗有渝也武氏一旦去位則唐之
社稷固自如也又何俟於復哉革去周號唐斯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以楊再

恩同三品

姚元之為亳州刺史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
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
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
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公心遂出為亳州刺史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
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
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大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
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

愛其篤篤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獨
 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
 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
 施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自古
 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
 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
 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至是復出
 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帝大業三年執左道以亂政記
 王制文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書法

前書立韋氏為皇后矣中宗彼廢則韋氏
 為廬陵王姬可知也然中宗雖書廢而綱

目每歲皆以帝書不于武氏之廢之云耳帝既
 復位則后正位中宮亦不言可知也其必以復
 立書何著唐再禍之始也帝既復位唐不為唐
 韋后復立唐必再禍特書復立若曰唐室之備

復自此始矣復之故重書之凡事有不必書
 而書復者綱目皆有深意焉韋氏未嘗書發而
 書復立為皇后以為不可立者也豈時未嘗書
 遣而書復使還鎮以為不可使還者也夫書
 皆惜之之辭也然則武士彠再書贈矣不書后
 父玄貞則何以書書后父見中宗之汲汲於韋
 氏猶前日也武氏立為后十七年而後追王其
 父韋氏復立者贈后父以王綱目豈書之中宗
 反正以來之
 初政可知矣

發明

春秋襄十四年書衛侯出奔二十五年書
 衛侯入于夷儀當其失國之時皆書其爵

至二十六年書衛侯復歸于衛迨其復國之
 後反書其名蓋衛侯在外十有二年而德弗加
 進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是以春秋深
 貶而名之爾夫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
 疾今中宗橫羅廢酷二十餘年困心衡慮多於
 衛侯淹恤之日反位未幾故態復作果何為哉

况其嗣位之初止以韋元正之故貽禍壤黜今
繼念不到此亦獨不思母氏亂唐不過出於女
禍則夫懲創前失尤當裁抑女寵於動心忍性
之餘胡可反聽牝雞之晨復蹈亂亡之轍者哉
晉太甲顛覆厥度伊尹放之干桐三年自怨謂
文虐仁遷義卒能復辟為賢德之君中宗坐廢
不為不久而其狂愚之惡曾弗之改故綱目於
韋氏之立既書曰復而於上洛王之贈則持揭
后父書之所以著其困而弗革雖得復國猶非
其國也嗚呼觀綱目所書中宗初政若此宜所
謂下愚不移之性者矣廢
於母弒於妻又誰咎哉

以武三思為司空

一殊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
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夫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
曰大事已定彼猶執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
臣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

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
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
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
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二思圖議
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
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
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韋命
之際宗室誅夷略盡今陛下反正武氏濫官借爵
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
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
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
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

集覽

產祿猶在喻

除去也漢高氏時呂產呂祿皆以外戚居中用事
後並伏誅噬臍無及左傳若不早圖後君噬臍注
噬臍腹喻
曾實
劉幽求冀州武城人掖庭獄
不可及也
名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

發明武氏亂唐自古無有五王不能誅除禍根
登九五掃除元惡如恐弗及天何復位未幾乃
反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故綱目書以武三
思為司空專罪中宗而未暇責及五王
者端木澄源之論首惡必有所歸也

貶譙王重福為均州刺史

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之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以武攸暨為司徒祝欽明同三品質實祝欽明三月

流酷吏於嶺南死者追貶之所破家皆復資蔭○以

袁恕已為中書令

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胡氏曰武攸緒之志不緇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其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未也應召而來遺榮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

夏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墨敕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下制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書法監學清流長官要職而以方士居之直書而貶義自見矣

以魏元忠韋安石李懷遠唐休璟崔玄暉並同三品

張柬之為中書令質實州柏仁人

五月遷周廟主於西京仍避其諱

書法 仍者何不

發明 武氏廢唐宗廟中宗僅能復之今乃復崇武氏果何謂哉故綱目既書遷周廟主又

書仍避其諱以惡之

賜敬暉等五人上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負外

郎崔暉為耳目暉見上親二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爵戮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暉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暉后日夜潛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脩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胡氏曰崔暉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暉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

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
討除三惡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
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
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道臨乎惜哉五王之忠而
智不及此其集覽混丞職反實寶崔提定州人仁
受禍也宜哉唐屬費州宋廢之故址在思南府城西北八十五
云扶陽縣名隋初所置於扶水之北故名屬肅州
唐屬費州宋廢之故址在思南府城西北八十五

書法特筆也霍氏之將誅書罷其屯兵五王之
將禍書罷其政事皆特筆也綱目於此稟

稟

以岑羲為秘書少監畢構為潤州刺史

初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一求人為表衆莫肯為
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一切中書舍人畢構次

當讀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實寶畢構偃師人
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
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
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楊元琰為衛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散
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勿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
衷之請非徒然也及集覽由衷之請言此請出於
暉等得罪元琰獨免通左傳隱三年君子曰
信不由中實無益也

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之

上官婕妤好勸韋后葉武后故事表請令士庶喪出
母三年百姓二十一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
以長時望集覽喪出母三年出母謂為父所出者
詔皆從之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
耳記檀弓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又曰孔氏之不
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注云記禮所由廢非之又喪
服小記曰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注云不敢以已
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也高宗時武后請父在為
母服齊
哀三年

書法

此天后表十二事之故步也而皆從之父
子一轍矣綱目前書行之高宗上元元年

此書從之
深譏之也

發明

昏庸之君雖身罹禍敗亦弗知戚如中宗
之寵韋庶人是已况望其遠鑒前世乎書
皇后表請改易制
度從之惡可知矣

降河內王武懿宗爵為公

以唐休璟盧欽望為左右僕射

以唐休璟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
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
為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
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
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質實

盧欽望
雍州人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

洛水溢

流一
餘家

秋七月以韋巨源同三品

以漢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

東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柬之為刺史不知州事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右衛參軍宋務光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枝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

不省 **質實** 宋務光西河人

九月改葬上洛王韋玄貞

具儀如太原王故事高宗贈武士事尋進封鄧王 **質實** 太原王故事高宗贈武士護為太原王事在咸淳元年

書法

揚震書改葬嘉禮賢也此其書何譏私也復位一月而追贈越八月而改葬中宗於后父亦拳拳其矣終綱目臣書改葬一詳漢安延光四年宋路太后唐息隱正不與焉

韋巨源罷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冬十一月群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謂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

書法

帝后並書何譏也失尊無二上之義矣綱目以群臣上冠之罪群臣也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曰課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戲疏奏不納

集覽

廢寒

胡戲即乞寒胡戲注見

陳宣帝太建十一年

書法 凡書觀譏也觀戲甚矣終朝日書觀十而

亦早自 縱矣 中宗失德初無足道然亂亡之蹟不容盡

發明 泯此觀發寒胡戲之類所以皆書于冊為

皇太后武氏崩

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赦王蕭

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上居諒陰以中書

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

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

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胡氏曰元忠

慷慨論事屢瀆危殆無所屈折是以利為輕以義

為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

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志焉卒為三思所

陷容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

而卒亦不免孔下曰張也然焉得剛元忠之謂矣

○將以太后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

明之道體尚幽玄今欲啓之恐致驚黷况合葬非

古宜於陵旁更 **集覽** 容容循默容容謂不擇善否

擇吉地不從 **質實** 韓瑗京兆三原

職靜默不語也又容容多後 **質實** 韓瑗京兆三原

福注見漢順帝永建元年 **質實** 韓瑗京兆三原

發明 以爲則大大聖皇帝其崩也以其所尊者

胡戲即乞寒胡戲注見

陳宣帝太建十一年

書法 凡書觀譏也觀戲甚矣終朝日書觀十而

亦早自 縱矣 中宗失德初無足道然亂亡之蹟不容盡

發明 泯此觀發寒胡戲之類所以皆書于冊為

皇太后武氏崩

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赦王蕭

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上居諒陰以中書

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

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

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胡氏曰元忠

慷慨論事屢瀆危殆無所屈折是以利為輕以義

為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

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志焉卒為三思所

陷容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

而卒亦不免孔下曰張也然焉得剛元忠之謂矣

○將以太后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

明之道體尚幽玄今欲啓之恐致驚黷况合葬非

古宜於陵旁更 **集覽** 容容循默容容謂不擇善否

擇吉地不從 **質實** 韓瑗京兆三原

職靜默不語也又容容多後 **質實** 韓瑗京兆三原

福注見漢順帝永建元年 **質實** 韓瑗京兆三原

發明 以爲則大大聖皇帝其崩也以其所尊者

不入宮闈一匹婦耳所以生得為后死得善崩
徒以其作配高宗以承唐家之宗祀焉耳今武
氏為人妻則淫蕩為人妾則妬害為人母則殘
虐為人婦則廢人之宗祀滅人之國祚殺人之
族屬凡其一生所以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絕人
之宗祀不知其凡幾有千萬矣其於李氏固已
義絕葬不可以列李氏之園陵祭不可以入李
氏之宗廟由是觀之乃天地間一不仁不義之
婦人耳死全有領固已為幸而又稱之以為后
書之以為崩何以誅絕其既往而示戒於將來
哉必若有斥其名而
且以既書之之為愈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
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書法 書戶口之數始此終綱目書戶口數七是
年開元十四年二十八天寶十三廣德一文

開成四武會昌而兵民
數一建中元皆唐也

二年春正月以李嶠同二品于惟謙同平章事

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安樂公主特寵貴官齋微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
捧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
皇太女上雖不
從亦不謹責

書法 書開府置官屬多矣未有以公主書者

發明 武氏雖曰亂唐然大權在己政出于一故
能控制四海踰二十年今中宗以陽德居

尊胡為反縱女謁甚至下令特令公主開府置
官屬書之予冊不惟遠愧乃祖亦且近愧乃母
矣

以平陽王敬暉扶陽王桓彥範南陽王袁恕已為諸

州刺史

武三思惡暉等居京師出之暉滑州
彥範洛州恕已豫州尋復左遷遠郡

二月以韋巨源同三品

詔與皇后
叙宗族

制僧慧範道士史崇恩等並加五品階

書法

自武氏始書僧拜官於是再見僧道五品
是襲武氏之跡也再亂宜矣終綱目書僧
有官三 懷義慧範不空 書道上有官三
崇恩劉文靜杜是庭本教官稱不與焉

發明

夫所謂僧道士者果何物哉就其本法言
之清虛寂滅者也而乃加以品秩不惟王

法之所不容是亦彼法之所惡者書之
于冊豈不深可為笑而適足以為戒哉

置十道巡察使

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
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
之姜師度馬懷素源乾
暉盧懷慎李傑皆預焉
質實 姜師度魏州魏縣人
源乾暉相州臨漳人
盧懷慎滑州人季
傑相州滏陽人

韋安石罷以蘇瓌為侍中唐休璟致仕

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
歸東都居於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
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
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發皇

后皆半斬之問之遂並除京官憬亡入比干廟大
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
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

大置負外官

置負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者超遷
七品以上負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
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
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
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
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
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
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
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
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負外官傷財害民
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
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

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胡氏曰中
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焰豈若周來之甚
元忠不懼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故也簞食豆羹不得則死然蹴而與之乞人
不屑者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祿與不得則死者
相去遠矣然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
知所以戒則志常為主

集覽

周來之甚武后時周
與來俊臣皆酷吏之

尤者 **質實** 魏元忠 宋州宋城人

書法

嘗書置負外同正官矣未書大也於是始
書大書大何譏濫也中外合三千餘人濫

莫甚於此矣

發明

前書公主置官屬此書大置
負外官亂政若此不亡得乎

夏四月李懷遠致仕

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宋璟為貝州

刺史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
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
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
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
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珣大理卿
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
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
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二思詆尹思貞於朝思
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
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
校貝州刺史范氏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
中宗愚闇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
天命未厭唐也故

質實

蘇珣人

書法

隱士書殺韋祖思見之矣晉恭元於是

以諫見殺曷為不以諫者書若曰韋氏宮掖之

慙德雖山林之人皆知之矣而帝不之悟書處

士所以病中宗也然月將退處山林而

與聞宮掖之事亦出位甚矣書交病之

發明 廬陵不道無是論者然綱目上書殺處士

著二人因諫見貶爾彼其淫刑濫殺既言者

又逐諫臣未幾身裁絕其為後王鑒豈不深

切著明也哉

五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

質實

乾陵高

書法 丘葬不地合葬也於乾陵常矣其書何罪

合葬焉特書於乾陵所以譏大臣之不能斷也

是故唐后之葬惟則天書乾陵不宜合而合也

惟與慶書景陵之側宜合而不合也宣大中三
綱目之意微矣終綱目后葬善地七詳漢宣本

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東之袁恕已催玄暉為遠州

司馬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
州彥範龍州東之新州恕已賓州玄暉白州司馬

負外長任集覽崖州在海外漢珠崖郡也唐改崖
州今吉陽軍是龍州瀧音雙今廣

東德慶府瀧水縣是新州秦南海郡也梁武置新
州屬廣東賓州漢合浦地唐置賓州尋改高州白

州今鬱林州博質實地晉分龍鄉縣尋改為平
白縣是在廣西

原縣置平原郡梁蕪置龍州隋初郡廢改平原曰
瀧水縣大業初改州為永熙郡唐初復置改為瀧

州天寶初改為開陽郡乾元初復為瀧州宋初州
龍以瀧水縣屬康州元屬德慶路本朝初改隸

肇慶府賓州本秦南海郡地漢屬蒼梧郡隋屬永
熙郡唐置信義縣為南扶州治貞觀初州罷以縣

隸瀧州尋於縣置賓州宋以特亮譚我懷德三縣
併入信義改為信宜縣熙寧中賓州廢以縣屬高

州元仍舊本朝
因之改屬高州府

加周仁執鎮國大將軍

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蠻酋甯承基逼取其女玄
貞妻崔氏不與承基殺之及其四男至是廣州都
督周仁執討承基斬之故有
是命及韋氏敗仁執亦誅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
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璉屢諫不聽
質實姚璉陝石

以李嶠為中書令

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
負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銜衡失序府庫
咸耗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
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
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
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責乃長流暉於瓊州彥
範於灤州柬之於龍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
崔是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
大理正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
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暉已死過

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
然後杖殺得暉高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
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搥地爪甲
石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
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
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
則為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曰元東皆
為三思羽翼周利用由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
皆為三思耳目

集覽

瓊州在海州唐以崖州之瓊
山置瓊州灤音曩廣南
化外唐置灤州環州廣南
化外唐開生徭置環州
古州廣南溪洞有古州八
萬洞屬思州指地以手
把也代間

質實

李朝隱二原人宗楚客
蒲州人宋之遜西河人

書法

不書三思殺書為所殺何咎暉等也惡本
不除昧於遠引以自取禍書曰為所殺咎

在我也網口書為所殺十不在人也
章武元張飛五王皆不在人也

發明 入綱目以來注刑濫殺固亦多矣未有善
爾何哉武氏亂唐人神共怒敬憚等并謀協智
不遺餘力僅能反正復辟方是之時儻能深明
大義數武氏滅唐社稷之罪廢而絕之然後取
其黨與族類必殺無赦盡磔而尸諸市聲其大
惡布告中外庶幾上答祖宗在天之靈下釋四
海臣民之憤若弗暇也夫何謀之不臧僅能誅
二張等輩而禍本亂根反置不問使餘燼復
張迄至受制賊手駢首屠戮不啻一肉故
綱目於此不書武三思殺敬暉等一則書暉等為
三思所殺變文起義若曰三思非能殺暉等暉
等自為三思所殺爾善法如此所以痛恨諸人
不知大義失於處斷以至此極是以深為歎惜
之也然則三思獨無貶乎曰傾覆社稷之黨迷
國亂朝之賊濁穢官闈之徒其惡猶待貶絕而
後見

冬十月車駕還西京

十一月以嘗從一為雍州刺史

從一舊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太平公主
與僧寺爭碾磴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
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
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皆磨屬所以
龍穀出米者

流鄭普思於儋州

鄭普思聚黨於雍岐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
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
忠進口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
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
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
殆謂是乎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在普思法

唐中宗
四十八
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
於儋州餘黨皆伏誅

十二月突厥默啜寇鳴沙

默啜寇鳴沙靈武總管沙叱忠義與戰軍敗死者
六千餘人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
匹而去詔訪羣臣計策右補闕盧備上疏曰郤縠
說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
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大夫之勇如沙叱忠義
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
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
精擇其人使之寇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
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常理內以及外綏近
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
之

集覽

默啜突厥君長名烏沙故靈州縣咸亨初
以為安樂州治小說靈州有沙踐之有聲

故曰鳴沙五代晉高君誨使十闕記自靈州過黃
河行三十里始涉沙沙行五里至涼州西五百

里至甘州州西始涉沙磧西北五百里至肅州西出
天門關又西出玉門關西至瓜州州南十里鳴沙
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沙叱虜復
姓叱知加反郤縠春秋晉文公之謀帥也射不穿
札言射無力也射穿七札注見高宗儀鳳三年蒐
卒乘練習士卒車乘也左傳成十六年蒐乘補卒

實實

聲故名後周移置會州於此尋廢隋初置

環州及鳴沙縣大業初州罷唐貞觀中復置環州
尋廢以縣屬靈州神龍初為默啜所據咸通中救
復仍於鳴沙縣置安樂州以處吐谷渾部落後沒
于吐蕃大中間救復改置威州徙治方渠以鳴沙
為屬縣元初於此立鳴沙州今廢故城在寧夏衛
咸東南一石五十里原會等州原州注見漢光武
建武六年高平會州本秦漢時北地郡地後魏為
鎮屬靈州後周置會州隋初改曰環州大業初州
罷以其地屬靈武郡唐初復置會州貞觀初更置
環州咸亨中改置安樂州太中問改置威州五代

初廢晉復置威州治方渠縣周復改曰環州置通
遠軍宋環州治通遠縣金因之元以通遠縣省入
州屬鞏昌路本朝改為環縣屬慶陽府郤毅說
禮樂敷詩書為晉元帥郤毅行唐人晉文公蒐於
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毅可公曰何以知
其可也衰曰郤毅說禮樂而敦詩書必知御兵之
道公乃使毅將中軍使郤濬佐之杜預射不穿札
建平吳之勳杜預杜陵人畿之孫博學時號杜武
庫晉武帝時為河南尹荊州都督羊祜舉預自代
拜為征南將軍決策平吳以功封為當陽侯嘗作
春秋左傳
集解傳世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

上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大喜制
復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因名鄧王廟曰褒德
陵曰榮先又制崇恩廟齋即取五品子充太帝傳
士揚孚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

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令太廟亦準崇
恩廟乎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况以君準臣乎上
乃止右補闕權告訥上疏曰天地日月等字皆則
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請復存之以光孝
理又神龍制書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
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尋救自今奉事不得言中
興

集覽

鄧王后父韋玄貞尋封鄧王齋郎屬兩京

部奏補大廟以五品以上十孫及六品職事官子為之
官子為之六考而滿郊社以六品職事官子為之
八考而滿皆讀兩經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
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充祭享而負少兼取三館
學士更一番者戶部下獨符歲一申考如論語及
一大經中第者錄奏吏部注名籍散官否者番上
如初六試而出授散官天地日月
等字注見嗣聖六年改是二十字
為太皇妣為太后
墓曰吳陵順陵

發明武氏為唐子孫而後武氏廟亦惟恐不及中
事直書義自見矣雖然逐我者出納我者死此
衛子鮮之所以議衛衍者也中宗廢於武氏擯
斥幾死而崇之獎之恩意有加復於五王而貶
之殺之不啻讐敵勤沮若此其及宜矣非不幸
也

三月吐蕃遣使入貢○夏六月朔日食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考異

按凡例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討得其罪人
曰誅此起兵討賊而未得其罪人但當書討誤

誅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
子上宮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教推尊武氏駙馬

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
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二百餘人殺三思崇
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
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閣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
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
楊思勗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
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
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
衆皆潰千里攻廷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
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
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
縣丞審嘉勗號哭解衣累之坐殿上以思勗為銀
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為
陵給事中盧粲駁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襄
邑尉席豫聞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
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
欲表為諫官豫耻之逃去胡氏曰衛嗣曠欲殺南
子至於出奔春秋罪之重俊則又甚矣多祚無外

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脅父其事
 逆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為多詐者於
 重俊之請拒之可也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
 亦傷乎○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謀使侍
 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
 通謀上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曰陛下
 不能容一第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
 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柰何疑
 之上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相王同
 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
 法夫任以權則雖踈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
 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
 况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
 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第朝夕左右尺布
 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

集覽 千騎
 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於難

宗選官戶及蕃口駭勇者者虎文衣跨豹文韉從
 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增為千騎

隸左右羽林中宗增為萬騎梅福譏切王氏漢成
 帝時大將軍王鳳等專朝梅福上書譏切之案譏
 切猶言誚責也刪贖欲殺南子刪贖春秋衛靈公
 太子也南子靈公夫人也左傳定十四年前贖欲
 殺南子不果奔宋前若怪反贖五怪反羅織網羅
 無辜織成反狀也青蠅小雅詩刺幽王也營營青
 蠅文公集傳曰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汗
 穢能變白黑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
 比之而戒王

質實 一統志云永和縣本漢河東屬
 以勿聽也

平陽郡後魏罷北齊於狐讞城置臨河郡及臨河
 縣隋初罷郡改縣曰末和屬隰州唐初移治仙芝
 谷置東和州貞觀中州罷以縣屬隰州宋金元俱
 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盧察幽州人席豫

襄陽人蕭至忠蘭陵人吳兢汴州儀
 人尺布斗粟之譏事在漢文帝八年

書法 漢據書反此則曷為不以反書江充既死
 太子方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衛

卒是貞反矣若重俊者迫於二思崇訓之謀且方是時二武之強又非可以徒手取也綱目於重俊書起兵而三思崇訓書誅權衡審矣

發明 天子在上太子無故誦兵何不以反書之重俊不忍憤憤之心起而戮之故綱目書起兵書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爾若夫兵潰而死天固不使中宗得有其子也

帝后並加尊號

皇后帥王公上表加帝號曰應天神龍皇帝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為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

書法 前書群臣上皇帝皇后尊號此則片為以自加為文譏不在下也帝皇一體皇后而

貶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

表加帝號是欲羣臣之尊已也帝而許皇后之加號是自加也故雖宗楚客之請不書綱目之意微矣

元忠以武二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梁州司馬又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佐州楊再思李嶠及御史袁守一皆贊之乃貶務川尉行生涪陵而卒胡氏曰當元忠被召之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妖妄肆行事可知矣元忠聞之遂巡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密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相位依違取容名節盡廢而終亦不免

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質實**一統志云務川為貢荆州中地秦屬黔中郡漢為武陵郡地後周屬清江郡隋置務州縣屬庸州尋廢庸州以縣屬巴東郡唐初置務州治務川縣貞觀中改為思州天寶初改為寧夷郡乾元初復為思州宋改為羈縻州政和中復改思州宣和間罷紹興初復置元置思州軍民安撫司至元間改為宣撫司隸湖廣行省朝為思南府隸貴州布政司

九月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三品于惟謙罷

至忠上疏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干求未厭陛下數降不貸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鬻法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用上不聽

僧慧範有罪削其階爵

慧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庫為之虛耗上及幸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劾其姦賊四千餘萬請寘極法上為刑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薛簡等恃寵犯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見訟者無類必曲加承接書法僧罪非謀反作亂不書此何以書重階爵莫甚於此矣故用其有罪特書之

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為侍中。改羽

林千騎為萬騎

殺習藝館內教蘇安恒

安恒於高好苛太子誅武三思
安恒語人曰此我之謀也故及

書法 安恒掠名取禍其以無罪書殺何病中宗

功於帝矣就使果聞此謀猶將宥之實有功而
無報虛得罪而受誅是帝之愛三思甚於愛身
也故書 殺病之

冬十二月朔日食

遣使詣江淮贖生 **考異** 據漢延熹八年書左信

中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
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
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是視錢刀日至
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誠
物咸貧無之徃賦活 **集覽** 錢刀漢食貨志貨寶於
國愛人其福勝彼 金利於刀索隱曰有契

刀錯刀勢刀長二十寸在五百錯刀以黃金錯
有五千其形如刀故名曰刀以其利於人也

書法 譏非事也是故點兵書遣使贖生書遣使皆譏也

二年春二月赦

申戊

宮中言皇后衣綺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
石官侍中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加
葉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
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天下未受命天下歌
娼娘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謹上桑條韋歌
十一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蚕則奏之太常卿
鄭愔又引而申之 **集覽** 斌娼娘曲名也斌同甫反
上悅皆受厚賞 太宗始召武后為才人既
見賜號武娼未微後民皆歌斌娼娘曲桑條
韋未微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條韋也樂

二月朔方摠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
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等三受降
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
祠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於牛
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
山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
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畏德之心也其後常
元楷為總管始築壘門人
集覽 三受降城中城南直
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碛也案輿城要覽
東城本漢雲中郡在榆林縣東北八里中城本秦
九原郡地在榆林西城在今豐州西北八十里拂
雲祠朔方郡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
厥每犯塞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也牛
頭山名也在白登之北天山之東朝那注見漢文
帝十
質實 東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發東
四手

夏四月置脩文館學士

勝州東北八里本漢雲中郡地寰宇記云此城東
南至朔州四百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中受降
城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本漢九原縣地唐貞
觀初立雲中都督府後置橫塞軍遼至雲內州舊
領雲川桑眼二縣元省入州西受降城在大同
府城西四百三十里古豐州西北八十里
書法 赫圻斥溫譏專也此書張仁
愿何子功也美惡不嫌同辭

着修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
人為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
乙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
集覽 上官昭容名
尚儒學忠謹之士莫得進矣
婉兒昭容婦官
名也九嬪之一

書法

以學士名字
始見于此

秋七月以張仁愿同三品

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賦
 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負
 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婕妤立外第
 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
 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
 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
 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
 建官負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廢節朝廷有餘
 俸石姓有餘食今陛下有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
 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賜人之力
 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二怨使戰上不
 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
 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
 子長相保矣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是經邦

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貞實而
 冀虛無一旦風塵雨擾霜雹存疎沙彌不可操干
 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
 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負外郎
 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
 一無所顧清源尉呂元泰亦上疏諫造寺曰邊境
 未寧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
 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
 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人不堪命故也
 伏願回營造之資供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
 富庶則如來慈悲平

集覽 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
 等之心孰過於此 知官此皆出於特旨所
 置以待資淺之人負外一曰負外謂與正負資格同也
 別置者也同正一日同正負謂與正負資格同也
 有試某官攝某官檢校某官判某司事知其事者
 其名類不一皆非本制定昆池欲以勝昆明池故
 名定昆池也明皇雜錄曰定者言可抗訂之也朝野
 僉載云池方四十九里在抵南山愛氣子而取三

怨數子謂安樂公主長寧公主及皇后妹國夫人上官婕妤等三怨謂竭人力費人財奪人家也沙彌釋氏要覽曰沙彌僧始落髮後之稱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也善見律云沙彌雖未具戒亦**實**兩省謂中書省門下省也張九韶曰比丘數**實**省禁署也漢書云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故改名省中

冬十一月突騎施犯塞遣將軍牛師獎將兵討之

異討當作擊

突騎施烏質勒卒于娑葛自立為可汗故將闕發忠節不服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遣忠節入朝宿衛急節行至播仙城經畧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受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

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曰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以國多內難故且屈志請和其心豈能忘十姓四鎮哉今如忠節之計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地今若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何以抑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預憂其求請無厭終無後患故也阿史那獻父叔兄弟皆嘗立為可汗使招十姓卒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况獻又疏遠於其父老手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徒致侵擾今此行必不能得志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實為非計楚客等不從遣馮

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兵兼徵吐蕃以討波葛忠節逆嘉賓於討奇河口安

集覽

按汗

安樂公主適武延秀

考異

安上漏以字

武崇訓之弟延秀美姿儀善歌舞

集覽

安樂公主

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書法

公主下嫁書以許與行不同時則不書以

也先是中以崇訓弟延秀美悅之崇訓死因尚焉其恃不通問之禮久矣書適延秀譏之也

發明

樂公主適武延秀者言以則出於上命不言

徵武攸緒入朝

召武攸緒於嵩山敕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

一曰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乎... 以爲宜... 逐嘉... 險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不能用... 集賢山服居士野人之衣服起居舍人掌記錄天人... 人語宰相入殿若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 殿下有直第一螭首和墨濡筆皆即螭處時號螭頭

晉實 武平一 太原人... 殿下有直第一螭首和墨濡筆皆即螭處時號螭頭

書法 自武德以來非蠻夷未有書入朝者書做... 緒何錄賢也攸緒於是三見綱目矣賢之... 故詳書之

牛師獎與突騎施戰敗沒遂赦娑葛立爲可汗

牛師獎與娑葛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 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 元振遣何史那獻討娑葛娑葛遣元振弟郭... 唐初無惡臣只向書史綱目破奴部落又

聞史獻欲來恐徒擾軍州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 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召... 罪之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上以悌竟坐... 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之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 汗

書法 前書犯塞書討之是可罪也於是一戰而... 敗遂即赦之且立爲十四姓可汗唐之失... 取甚矣故特書... 遂遂遂辭也

以婕妤上官氏爲昭容

書法 昭容不書書上官氏何譏寵過也新... 關叩問之變帝曾不戒而又甚焉

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

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 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爲卿成禮從一拜謝哉

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
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
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言國夫人嫁為
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婿曰阿箸從一每進表狀自
稱翊聖皇后阿箸集覽步障晉王愷作紫絲布步
欣然有自負之色集覽障石崇作錦步障王凝之
妻謝氏施青綾步障自蔽與賓客談議菜步障今
置罽是也以小竹交結為之衣以布或帛可謂可
卷阿箸箸之箸反
吳人呼父曰箸

三年春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考異

幸上漏

辛亥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肆
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
后臨觀為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
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
敕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議大夫
李景伯曰迴波爾特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

過三爵誼諱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貞諫
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
詩曰所願雙思居者集覽拔河戲名也景文龍館
逸勿使時稱作者勞集覽記曰清明節以大麻經
兩頭繫十餘小繩數人執之爭挽以力弱者為輸
又晏公類要曰以麻經巨竹分明而挽水謂之拔
河以定勝負而祈農桑也拔音跋鹿鳴詩小雅篇
山惲意取和樂且湛謂樂不可甚也蟋蟀詩唐風
篇山惲意取好樂無正誤郭山惲獨歌鹿鳴今按
荒謂樂不可濫也正誤湛者樂之久也中宗每
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故山惲歌鹿鳴
等詩以諷之蓋取示我用行視民不恍等義安得
又取和樂且湛質實李景伯邢州栢仁人懷
一語以勸之也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
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彦

昭同平章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還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負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造寺極多所費千萬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教要在降伏身心豈在窮極侈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國初食封之家不過二三十今乃百有餘家凡用六十萬丁為絹百不及私門之半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又負外置官數倍正闕典吏困於祗承倉庫竭於資奉又京官有犯方遣刺州選人衰老方補路

今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庶事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監察御史宋務光亦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割止腴之田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剝過苦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繡人多趨利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分封戶酌餘州並附租庸每年送納上皆不聽

質實

兩臺謂中臺外臺也張

以韋溫鄭愔同三品

溫后兄也

復五月流鄭愔於吉州貶崔湜江州司馬

考異

江上漏為

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賤賄狼籍選法大壞御史勒恒李尚隱對仗彈之下獄流貶遠州

楊再思卒

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入請降

賜名守忠

八月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

令○九月以蘇瓌為僕射同三品

冬十一月祀南郊

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

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為周禮惟有助祭先王先

公無助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請依欽明議上

乃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

大赦齋娘有婿者皆遷官流人赦還均州刺史

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

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如墮棄天下之

人為臣流涕况陛下慈念集覽后裸獻以瑤爵裸

豈不愍臣西惶表奏不報音灌禮太宗伯以

肆獻裸享先天注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

灌也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瑤玉也疏云

王出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

齋以獻尸亦以王爵酌醴齋以獻尸也齋娘齋

戒潔也五行志曰以婦人為齋質實唐紹京

娘以祭祀之服執事近服妖也臨之孫蔣欽

豆盧欽望卒

以唐休璟同二品

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

關中饑

關中米斗有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韋臣多請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

四年

齊宗皇帝

春正月上觀燈於市里

考異

上當作帝

上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書法

凡觀譏也觀燈譏之甚也於市里又甚矣綱目書觀燈二是年開元元年

上御梨園

考異

上當作帝

命三品以上拋毬技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繩踏地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集覽

繩居登反大繩也

夏四月幸隆慶池

初武后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臣以厭之

集覽

厭之厭益陟反禳也當也漢高本紀

東遊以厭之

質實

一統志云隆慶池在西安府城東

五月宴近臣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擡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書法

書譏也綱目書宴十有七詳漢高帝五年自是以下皆譏也

發明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中宗自復位以來于今六載凡見於綱目

所書者略無一善可紀故夫信聽晨批則女禍復作尊寵三思則武氏再振貶黜譙王則愛子不保竄殺五王則功臣受禍擢用方士則妖人得志崇獎僧道則異端恣橫公孫開府則女謁盛行負外置官則爵位濫冗殺戮諫士則忠言路絕斜封拜官則賂賂紛紜甚至書召近臣守歲書觀宮女拔河書觀燈於市里若猶未也書御黎困書幸隆慶池書宴近臣極矣餅中進毒身且不保天醜其為禍出不測固其理之必至者觀綱目先後所書則中宗之禍咸其自取初無足恤向非太宗德澤在人未泯則唐之滅亡必矣夫其所以極情淫逸者不過欲取樂而已而不知禍機伏於其中然後知古之帝王兢兢業業不逾聲色者非惡逸樂而好憂勤也中外

奠安社稷鞏固所謂莫大之樂蓋自愛勤中繼之豈必恣情極意而後為樂哉後之有天下國家者監中宗之所以失禮帝王之所以得其所庶矣乎

六月皇后韋氏弒帝於神龍殿

考異

按篡賊例曰以毒弒者加進毒

字而不地據分注后與安樂公主合謀於談餅中進毒中宗崩則此條韋氏下漏進毒二字帝下於神龍殿四字當削去

書法

中宗復位以來殊無一善可紀者變縱韋氏唐至再亂不保其身宜矣

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義崔湜同平章事

溫王重茂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

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
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
常侍馬秦客无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
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
於餅餒中進毒中宗崩范氏曰易姤之初六曰繫
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陰柔之始
以剛制之則吉繼之以往則凶若羸豕之孚無時
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攸而不制必至於弑父與
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怏怏不悅而其
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韋氏秘不發喪
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
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
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温主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
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於皇后嫂叔
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
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
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
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

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
公上密與韋温安樂公王謀去之

集覽

郎岌姓名岌逆及反

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
孚蹢躅柅乃履反又紀交羸劣隨反蹢在益反
躅直録反伊川先生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
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
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
彊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止使不
得進則陽剛真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
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
陰雖盛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况羸弱
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
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平消陽
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
子之心防於微

實實

温王重茂温縣名

書法

以五人者韋氏也然則五人之為逆黨也

矣重茂不書邈即位向不子韋氏之得
立若也不子其立故其廢也斥名之

發明 世無復女禍武氏亂唐五王討之失賊不

誅故未幾即有韋氏之亂然則禍根亂本可不

深錘而痛絕之哉雖然中宗之禍宗楚客馬秦

客楊均安樂公主輩皆與聞乎故而獨歸惡韋

氏何也中宗寵信蓋妻淫而不制楚客輩雖為

逆黨要皆出於韋氏是以綱目獨書于冊則見

中宗不能防閑惟箔貽禍自己而韋氏陰柔長

卒肆大沛所以惟原禍始正其本也或曰裴

談張錫張嘉福岑義崔湜初不預謀反書於賊

君之下何也曰此正書法之深意所以誅賊亂

之黨孤元惡爾此五人者儻能稍知大義必不

從弑君之賊而受其職故不書宗楚客等所以

著禍本之所自起而特書裴談等所以治黨賊

者之罪立法若此其為後

世成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為平

王考異 為上漏自字是時中宗被殺睿宗未即位隆

基封平王非自為而何尹氏發明謂上書討

韋氏著其撥亂之績故此恕其自為之罪然昭烈自

立為漢中王以宗室繼絕未嘗恕其自立之罪也

發明 分注載封隆基為平王而綱目不書其封

事不白相王既誅韋氏淫回久之考之前史蓋

自六月庚子至甲辰首尾五日必待劉幽求力

言始請相王即位是以先儒謂臨淄本意蓋欲
自取此即綱目書法之意也然則何不以為
平王書之曰臨淄削平內難興復唐室社稷之
不泯實嘉賴之故綱目上書臨淄起兵討韋氏
既以著其撥亂之績故下書隆基為平王所以
恕其自為之罪也嗚呼綱目之立法如此則其
急於討亂厚於待人為如何哉此君子所以
有取乎綱目也此君子所以有樂乎綱目也

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路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
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
著虎文衣跨豹文鞬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為千騎
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
厚結其豪傑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隆
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暉苑總監鍾紹
京尚衣奉御王崇暉前朝色尉劉幽求所衝麻副
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果
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
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
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
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
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
時不可失於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

以徇曰韋氏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
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
族羽林王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
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
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向不早定隆基止之
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
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
相王入輔少帝開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
晉卿紀處訥趙復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
等皆斬之尸韋后於市諸韋強褫兒無免者封隆
基為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暉爵立節王以紹
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
氏宗屬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
基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
忠等貶官有差胡氏曰職殄諸韋懲五王之不斷
也誅竄諸武懲中宗之失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
必按本而塞源徒治其末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縱
不復為患亦不厭人心拂天理矣當是時也若能

條陳禍亂原本起自武后黜其號罷其享以庶人禮葬絕之于祖宗其猶足以救中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戒也乎雖曰禮無臣子貶尊上之文然武氏所以為天下大變天理所無也必睿宗有所不忍則大臣以道正國者召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之為法受惡可也
集覽 鶴將先反馬鞍具也榜捶並笞擊也榜音彭字或從手五王敬暉桓彥範張東之袁恕已崔玄暉神龍元年舉**質實**崔日用滑州人鍾紹兵討諸武
京 鄆州人繇十世孫
書法 書為平王向隆基自王也然則五人之相也又孰以之隆基以之也首書為王繼書以某某然後下書相王即位隆基之心可見矣

相王旦即位廢重茂復為溫王

劉禹求言於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特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

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坐遂提下之睿宗即位以少帝為溫王置於內宅胡氏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爾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淆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聞變登樓然後昇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哉

書法 重茂嘗立矣斥名之何不成之為君也終綱目廢不書主者三梁蕭正德蕭淵明唐

重茂皆立不以正也

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尋罷之

紹京嘗為司農錄事既典朝政縱情賞罰眾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

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
聖朝具瞻之美出為蜀州刺史
本胥吏案周禮胥徒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
矣胥讀如謂謂其有才知為什長故一胥十徒也
請思叙反具瞻之美詩民具爾瞻
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書法

書尋罷之何美從諫也書尋罷之始此尋
罷之之辭二有幸之之辭有惜之之辭以

鍾紹京為中書令是年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
稅役大中六年唐以宋齊丘知尚書省五代王寅
皆幸之也以李谿同平章事昭昭亭
元惜之也終綱目拜官書尋罷之四

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考異

太上滿

考證

當加皇字於太子之上

謹按明皇平韋氏之亂睿宗即位欲立太子以宋王
成器嫡長久不決宋王辭以不居平王上睿宗從
之先儒有言善哉宋王之讓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
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曰斯言也宋王所自

言因事變一特之權也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
正也范氏曰太子者君之貳父之統也立子以長不
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二公立言垂教斯所謂萬
世不易之大經然宋王之志泰伯之志也泰伯不逃
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為太子明皇
舉事時其志將以自取也至於內外皆定天下歸心
不得已迎睿宗其於父兄之間有慚德焉若宋王如
隱太子而不避則開元治亂又未可知也觀其專事
媒樂未嘗及時政長枕兼非明皇素交愛也
宋王有以格之耳然則宋王亦無德而稱乎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
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
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蕡
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
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
質實宋王成器宋州名成
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基平州名隆基
睿宗第二子

以薛稷參知機務

稷以工書事上於潘師故為相臨做結體適麗遂以書名天下

集覽

工書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世南褚遂良所書故銳精

追削武三思等爵謚暴其尸

書法

會書點封德彝贈謚矣未有書暴其尸者書暴其尸快之也終綱目書削謚二封德

彝武三思書戮棺三漢平元始五發定幽共王母及丁姬冢是年天寶十一李林甫

以姚元之同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為中書令趙彥昭

崔湜並同平章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已獨愛幸及誅與太子共誅帝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贈郎中蘇欽融蘇安恒諫議大夫○秋七月贈帝月

將宣州刺史○以崔日用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

之袁恕已李多祚等官爵

太府少卿韋湊上書曰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太子據鞍自若及其徒倒戈然後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今聖朝禮葬謚為節愍臣竊惑之若以其誅武

思父子而嘉之則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
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若以其欲廢韋氏而
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苟無中宗之命而廢
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
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瘴惡也請改
其蓋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今宥之可也
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然其言而執政
以為制命已行但傳多祚贈官而已

集覽

彰善

質實

韋湊萬年人叔諸玄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
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條舉當特翕然以為復有
貞觀末
微之風

崔湜蕭至忠蕭嗣立趙彥昭崔日用碎稷罷

日用與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
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
客非傾側而
向上兩羅之

廢宗恩廟追廢高后安樂公主為庶人

發明

昏亂之世正邪易位如武韋革求欲從
富貴極矣然轉聘之問綱敗已及焉戮其

身廢黜其號斷棺暴尸猶幸足以盡其罪也即
歲燕欽融韋月將諸人各以官而敬釋等五
王追復爵位公道初無終流之理回視向之矣
矣者果安在哉綱目詳書子而為斯世勸戒
豈不昭昭
著明也哉

八月譙王重福反伏誅

高后之臨朝也鄭愔既遇均州與譙王重福謀舉兵誅高氏未發而高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愔左遷過洛陽靈均結謀乘徒以俟重福重福與靈均許乘驛入東都靈均結謀乘徒以俟洛州長史崔日知帥衆討之重福窘迫赴潛渠溺死情與靈均皆伏誅初愔言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高氏言氏敗又附重福竟坐族誅

書法

於是重福溺死書法於誅何正其罪也

詔以萬騎補外官更置飛騎

萬騎特功暴橫長安中苦之故有是命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瑤及御史大夫單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

發明

其設施如此書之于冊美可知也

冬十月以薛訥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節度之名自此始

質實

薛訥絳州龍門人訥貴之子

書法

節度之署如此故謹志之

十一月以姚元之為中書令

葬并定陵

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謚故英王如趙氏為和思皇后招奄祔葬范氏曰人之死也鬼氣歸于天形鬼歸于地葬所以裁體鬼也若鬼氣無不之也苟無體鬼則立廟以祀之而已

可得而葬也而必質實一統志云定陵在西安府
為之墓不亦虛乎富平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龍泉山下又河南府龍泉山
師靈宋亦有陵在焉

許公蘇瓌卒

制起復瓌子頊為工部侍郎頊固辭上使李日知
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衰毀不敢發言上乃聽
其終質實蘇瓌武

十二月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為女官

上以二女為女官以資大皇天后之福欲為造觀
諫議大夫竇原懌上疏曰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
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狎諸僧
宜加屏斥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自古失道破國亡
家者口說不如身逢平明不知日見太宗陛下之
祖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殿宮不虛授財無枉費不

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
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
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陛下之元也弃祖宗
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
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百姓口中之食
以養貪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
衆叛親離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
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卹而為二女造觀用錢
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
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
陛下扶常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弃太宗之
法而不忍弃中宗之政乎自陛下當高氏用事之
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凶今乃不改其所為臣恐
復有切齒於陛下者矣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二公主後改號金仙玉真公主范氏曰孔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未聞
以女子為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
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

言廢人倫蔑典禮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為孝非所以率天下也若其可為先王為之矣不侍後世始能行也

集覽

女官官或作冠謂女為道家者流

晉書

欽江人

書法

為女官終綱目一書而已

加李朝隱太中大夫

宦者閭與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太中大夫賜中上考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舊制二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於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

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善德從愿為侍郎皆不畏疆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心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

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集覽

不畏疆禦注身漢桓帝延熹九年

實實

盧從愿范陽人相六世孫陸象先蘇州人

書法

兵部不書書元之何善其職也

貶祝欽明郭山惲為諸州長史

侍御史倪若水奏彈欽明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於是左授胡氏曰王者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不以聽焉祝郭二人縱不誅死尚當盡削官秩投之四裔今雖黜而有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惡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惡所噬矣

集覽

欽明

衆殺此上五句並禮記王制文鄭玄曰昔謂虛華
捷給無誠者也不以聽亦王制文鄭玄曰爲其爲
害大而辭不可明有民有
社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姚州蠻反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
擊之既降築城置州縣重稅之因誅其豪謀掠于
女爲奴婢羣蠻怨怒引吐蕃
攻知古殺之由是姚雋路絕
州雋古印都國漢置越
雋郡唐置雋州雋音隨

亥辛

睿宗皇帝景雲三年

書法

綱目非元年下不書號此二年也其書號何
改元於去年也去年分注嘗細書睿宗皇
帝景雲元年矣此其復大書睿宗皇帝何正始
也中宗弒重茂廢宜立者相王旦也大書睿宗

皇帝所以
正其始也

春正月突厥默啜遣使請和○以郭元振張說同平

章事

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主成器爲同州刺史函王守

禮爲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
武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爲
纖悉必聞於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
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
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
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
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瞿然曰朕知
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

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
 功於天下貞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
 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臨王高宗之
 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
 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
 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
 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所者言五日
 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
 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
 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
 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
 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
 罪並聽 **集覽** 流言書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如
 處分 **集覽** 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瞿然驚視貌
 瞿俱 遇反

書法

於是出一上刺州公主安置命太子監國
 此其先書監國何重國本也先書監國次

復斜封官

書出成器等則其
 與於交備明矣

殿中侍御史崔涖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
 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衆
 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
 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叙用率府參軍柳澤上疏
 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
 之天下稱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
 稱太平公主誑誤陛下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
 聽胡氏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
 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
 浩美譽於羣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拒靈待我則姦
 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
 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
 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 **集覽** 率府或音
 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朔律及唐置左右衛率府掌東宮禁衛之法太子
出入則率其屬於牙門之左右以為捍守汲引薦
導也漢書注師古曰言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
以六居五言以柔而居君位也易坤卦六五君位也
六居五言以柔而居君位也易坤卦六五君位也
吉伊川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黃裳
既元吉則君尊為天下大凶可知也且尊位也
他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
則為君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君尊位非
是也猶可言也使太平陰疑於陽謂致使太平公
之變不可言也使太平陰疑於陽謂致使太平公
主不守分也易坤卦陰疑於陽必戰伊川傳曰陽
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借矣是疑於陽
也不相從則必戰陰與陽戰則陰陽皆傷也朱氏
本義曰疑謂均敵質實柳澤
而無小大之臣也賢主側觀其恬淡寡慾黃屋非
發明睿宗唐之賢主側觀其恬淡寡慾黃屋非
心即位之初擢用正人政事脩飭蓋自貞

觀以來未之有也然未幾太平挽政弊倖復
於是制封首復而紀綱漸紊蓋帝之清簡有餘
而明斷不足是以其弊至於此爾嗚呼以睿宗
之清淨簡寡而猶不免此况汨沒於嗜慾者乎
綱目於前書罷制封官於後書復制封官
則當時治亂得失輔相賢否皆可知矣
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竄王
史之命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
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始免故有是命

劉幽求罷○以左右萬騎羽林為北門四軍
以高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安石日知為政紀綱素
亂復如景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為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太平公主之黨也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

五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太子請之也

復昊陵順陵

太平公主為武攸暨請之也

以薛謙光為岐州刺史

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田御史大夫薛謙光彈之公主訴於上出之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特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儲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而已

書法
按察使之名始此

秋七月追復上官氏為昭容

初昭容從男之子王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婕妤附之滅族之道也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重俊誅三思索昭容始懼思是言自是心用帝室故中宗崩草遺制以相王輔政及

隆基入宮又誅宮人逆之劉誼求為之言

隆基不許遂斬之至是追復謚曰惠文

書法 昭容爾書追復何子徒義也昭容自重後

以蕭安石為左僕射同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已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九月以竇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脩金仙玉真一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冬十月蕭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

幽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幸安石等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求早為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質實

魏知古深州人

遣御史中丞和逢堯使突厥

逢堯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何不襲唐冠帶使之聞之默啜許諾明日

拜紫衫再拜稱臣

反字亦作僕本僕中故用全幅帛向後僕髮謂之

周武帝依占三尺裁為僕頭唐馬周交解為之

漢筆談曰唐惟人主用硬脚一云梁高祖始布漆

鐵為脚

十一月令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

召司馬承祖至京師尋許還山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祖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祖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祖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祖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祖言之覽廣成莊子在宥篇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往別號葛稚川曰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初出於上三皇時號玄中法師出於下三皇時號金闕帝君出黃帝時號力默子又號廣成子出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號友邑先生出周武王時為柱下史號

郭叔子出於漢初號黃石公出於漢文帝時號河上公終南山地理志扶風郡有武功縣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山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乙一名橋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肺四皓以漢高慢士共入高洛山漢高徵之不來遂隱此山福地記云終南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蜀東西數百里在宦之疾徑新史作捷徑杜詩捷徑應未忍注杜脩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正我不忍以投步干進容我不忍歎扇又杜詩薄劣慙貞隱注師尹曰隱有真有假如杜淹之隱高山徵求利祿質實一統志云天此所謂仕塗之捷徑耳即此道書是山上應台星州府天台縣西一百一十里道高一萬八千丈周超然秀出有八重視之如一帆高溪水險而清前有迴八百里山去天不遠路由福溪澗惟忘其身然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見天台山後能濟濟者探巖壁接藤葛始得平路見天台山蔚然奇秀雙列於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

醴泉僊物畢具也司馬承禎隱居桐栢山構層軒於壇上號曰雲子唐則天時屢召不起睿宗延問治身治國之術答以為道日損與物自然之言睿宗嘉歎欲加寵位固辭而歸先期告終忽若蟬蛻弟子歛空木塋之廣成子軒轅特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挫爾精毋俾爾思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智多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

書法

史崇恩書道士承禎道士也故不書然則軒轅集亦有道者何以書

道士為迎之書也

太極元年

玄宗皇帝先天元年

春正月起南郊

初用諫議大夫賈魯議合祭天地

集覽

合祭天地合閭曷反賈魯議虞夏之特禘於郊則地

祇羣望皆合於圜立以始祖配

書法

自此以後天地又合祭

實懷貞岑羲同三品

考異

實上漏以字

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

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書法

唐世之禍恒在女子武韋可鑒矣睿宗自景雲二年以來綱目所書二十二事為公

主而設者十二焉書蒲州安置之後書復斜封官公主之言也貶姚宋公主之怒也制政事符

取太子庚分則帝欲傳位公主沮之也書召還
京師之後書復吳陵順陵公主之請也出薛蕙
光公主之訴也奪安石權公主之所憾也再遷
竇懷貞公主之黨也罷安不等相幽求崔湜象
先皆公主之志也蕭至忠為尚書公主之所引
也朝廷大政惟公主是從使非早授大位其不
為中宗者幾希矣
故綱目特詳之

夏五月祭北郊○六月以岑羲為侍中

幽州大都督孫佺襲奚大敗沒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曾舉兵出塞
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
幽求幽求以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孫佺至州帥
兵一萬騎八千以襲奚契用將軍烏可則諫曰道
險天熱懸軍遠襲非計也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
不能為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遂行

遇奚騎八千戰于冷陁大敗為

集覽

襲奚句絕襲

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殺之
奚之先東胡宇文之列種本號庫莫奚至隋始去
庫莫而但曰奚後為契丹所併以奚王牙帳所居
建城號中京中京東遇小河唱叫山由古北口至
中京皆奚境也契丹志云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
中西臨馬孟山六十里其山南北千里東西八百
里連亘燕京西山契丹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冷
陁契丹中山
正誤 孫佺帥兵一萬騎八千以襲奚
在營州北契丹將軍烏可利諫○今按當
連下文契丹為句唐謂奚與契丹為兩蕃肅宗實
錄安祿山云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又玄宗
時信安王偉擊奚契丹烏承此曰二虜劇賊也通
鑑前後書奚契丹甚多或以為一虜者非烏可利
乃唐官非契丹將軍也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以實懷貞為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

有相者謂同三品實懷貞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教聽之尋後以為左僕射

實 一統志云安國寺在河南府治南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 **考證** 當作皇太子尊

帝為太上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昔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開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極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又上表辭上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玄宗即位

尊唐肅宗為太上皇 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詔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胡氏曰睿宗之於中宗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玄宗繼其後而在 **集覽** 帝座及心前星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 **集覽** 帝座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心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書法 彗星之變高湛嘗書傳位太子矣乙酉於

宗肅宗皆不得與於此後此其惟憲宗乎然星變一也高湛傳位而齊以亡睿宗傳位而唐以

安所謂吉凶由人矣終綱目書傳國傳位七詳報王十六年

發明 唐朝傳位於子者四君然而書法則不同

子即位於靈武惟睿宗順宗書帝傳位於太子蓋此二君制命在已出於由乘而彼二君則幾

於篡矣此綱目所以
不得不各書其實也

立妃王氏為皇后○以劉幽求為僕射同三品魏知

古為侍中崔湜為中書令

流劉幽求於封州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上之為太子也
琚至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
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
與語琚曰帝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
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
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
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當
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
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
羽林將軍張晞謀使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

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
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晞洩其
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於封州張
暉於豐州初崔湜坐與譙王重福通書當死張說
與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譙罷說政
事及幽求得罪湜諷廣州都督尚利貞使殺之桂
州都督王皎知其謀留
質實王同皎相州
幽求不遣由是得免
人寬之曾孫

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沙陀金山遣使入貢

沙陀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

集覽

沙陀金山處月之別種西突厥之苗裔本號朱邪世居金

婆山之陽蒲類海之東其地有大磧名曰沙陀後
因以沙陀為號以朱邪為姓至唐憲宗時有朱邪
盡忠始見於中國其後有朱邪赤心懿宗時賜姓
李名國昌克用其子也耶移遮反處月西域國本

西突厥之別部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教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撻之既而謂曰我欲撻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噴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正月詔衛士二十五入軍

五十而免

考異

詔或作詰誤

以蕭至忠為中書令

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晷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

人所利合酺為歡今乃換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

集覽

大酺服虔曰酺音蒲師古曰服音是酺音

也王德布大飲酒也文穎曰漢律二人已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故賜酺得會聚飲食也唐無酺禁

今亦賜酺者蓋聚作伎樂高年賜酒麪合樂合如字又音閤合酺合音閤酺極虐反會錢飲酒也百

戲漢書天子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蓋若此雜變不一

陳之故
名百戲

發明 玄宗初政首書御樓觀燈殆與中宗無異
何哉是時睿宗在上猶總太權而太平
感其間玄宗未免曲意奉承是以嬉戲
為樂有此舉爾直筆書之亦可歎也

以高麗大祚榮為勃海郡王

初高麗既亡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
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東牟
山高麗鞞鞞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
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
以為勃海郡王 **集覽** 大祚榮祚榮姓大氏
本粟鞞鞞附高麗者

夏五月罷脩大明宮

脩大明宮未畢敕
以農務方勤罷

書法

太宗再罷脩洛陽宮不書罷此其書罷脩
何美之也於是脩宮未畢上以農務方勤
特敕罷之可謂有愛民之誠矣故特書美之
綱目宮室書罷三漢末平三平是年實曆元皆
美辭也

六月以郭元振同三品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

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
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
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
赤箭粉中實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事
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
刀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

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
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
向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
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
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
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
皎李令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
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
戮其尸上皇門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
奉誥誅實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
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石福殿太平公主賜死
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千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
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
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
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日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
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
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
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

嘗自言時

集覽

僧慧範浮屠道人慧範其名赤
箭粉赤箭草部藥名研為粉而服

無知者
之味辛溫主殺鬼精物蠱毒惡氣消腫腫久服益
氣力長陰肥健陶隱居云赤箭草亦是芝類華赤
如箭葉其端根如人足又云如芋有子為
衛有風不動無風自搖如此亦非俗所見圖經曰
赤箭實似苦棟子核作五六稜中有肉如麩前奉
誥上皇之命曰誥謂皇帝先前曾承此誥命湜與
湜示力及與讀與預同枝
正誤湜與逆謀今按此
黨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文崔湜與右丞盧藏
用云云與字則上聲
質實王毛仲高麗人高力士
高延福養為子故冒
其姓姜皎上邽人

書法

上書公主謀逆賜死下書四人伏誅則四
人為公主之黨明矣綱目書公主反逆誅

死者四漢

漢書其黨
惟安樂以帝后黨書其黨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考證

當加宦

力士之上詳按凡例曰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者
字註云以著刑人與政之屬夫刑人用權莫盛於唐
尊為上皇以兵劫之貴為天子以父呼之甚至弑君
弑后豈特與政而已哉追原其自始於高力士盛於
李輔國而極於劉季述皆由諸帝狎近便嬖授以國
命而不可奪此非用權者之過用之以權者之過也
今故推本正例自高力士至韓全誨十有餘人拜官
之始皆知宦者於名氏之上若張承業死則稱日特
筆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是時唐已亡猶冠以唐號表其忠賢云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厚食守門
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
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
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皆至三千
人降三品將軍者浸多宦官之盛自此始范氏曰
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廢祖宗之業也創業之

君得之難故其防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密後世
子孫雖有聰明才智高出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
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
為姦也明皇不戒後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制崇
寵宦者增多其真自是以後寢干國政末流之禍
蓋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為人後
嗣可不**管實**蕭岑謂蕭至忠岑義履
念之哉

書法

呂強不書宦者翼之也此其不書何唐世
則曷為書為將軍護也唐初內侍省不置三品

官中宗時亦鮮有衣緋者力士為將軍而宦官
自此盛矣書為將軍
著唐世之禍始也

發明

漢竇憲之誅鄭衆實預其謀和帝寵以封
爵遂為東都不救之禍唐太平公主之誅

高力士亦出入其間玄宗畀以重任迄為唐室
膏肓之疾其端甚微其禍甚大綱目詳而書之

所以著唐人禍亂之本蓋自此始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哉

以張說為中書令。陸象先罷。八月以劉幽求為

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九月以李暢為虔州刺史

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帝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上即位於於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

以嶠子暢為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

質實 李暢

罷諸道按察使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講武於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邕遂宣教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時一大臣得罪諸軍震懾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

集覽 纛音道又音毒軍中大皂旗名

質實 郭元振魏州人

書法 之矣終綱目書講武三詳靈中平五書大

閱 譏也舍是無書者矣

以姚元之同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而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土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為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乘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即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詣躁進純厚畧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歸

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元之納其言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攜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元之曰索布之儒也擢為尚書郎

集覽

言舉人之失在於因緣私情耳淺中猶言

狹中淺謀也弱植左傳襄三十年其君弱植注其君之志弱於樹立延頸企踵注見高祖武德四年李攜叫為反索布之儒漢高特索布為梁王彭越大夫越反梟首洛陽詔取視越者輒捕之時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正誤其所失溺在緣情哭之漢高乃拜為都尉之舉今按當以其所字為句質實張九齡曲江人樂布梁人彭越為家大夫越被誅布祠而哭之漢高帝欲烹布布請就烹帝壯其義拜為都尉後以功封酈侯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其臣不能欺玄宗欲相姚崇而張說疾之既彈以趙彥昭而明皇不納亦可已矣又使姜皎曲為之說非明皇灼見其姦寧不墮其計中夫如是則羣臣何所容其欺乎書以姚元之同三品文無美詞而美固在其中矣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

書法

尊號前乎未有也自高宗武后始玄宗始清帝室治象一新而臣下猶踵前弊綱目

書羣臣請譏諛也

命中書侍郎王琚行邊

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於上曰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上由是浸疎之集覽按行謂至北邊有所使按行北邊諸軍按察也行下孟反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以姚元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是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集覽岐王左遷說為相州刺史

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二

